

北

方

半村

中興文叢

方 北

豐村著

中興出版行

目次

回爐貨·····	一
爺 爺·····	三七
單心眼的人·····	九四
望八里家·····	一三二
北 方·····	二〇二
區長的兒子·····	二七〇

回爐貨

「叫俺「回爐貨」？呃，隨他們叫吧！朝京，俺是不好意思的人，俺反正啥話也不說，這種世道，嗨！……」

「這種事，你不要太在意它，家富叔！」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。我看着他堆滿在他臉部的惱怒的情緒，我知道他是傷心了。他的滿臉鬍楂子的縫隙裏發着石青色，兩隻好像癱呆的眼睛的周圍，現出了兩塊陰暗的痕跡。他那抓着旱煙袋的粗糙的手，痙攣地搖擺着。我繼續向他說：「同志們好叫混號成了習氣，隊長的混號不叫「鐵膽人」麼？這是常事，在這裏哪個同志都有個混號呢！」

「同志們？」在他那張大的眼睛和倔強的語調裏，我知道他一絲不肯相信

我的話。「你在這裏年巴半年啦，都熟識了！俺來這游擊隊還不到五天，俺認得誰？俺跟誰連一句家常話也沒有說過，俺還能跟誰算是啥同志麼？」

「算同志！」我用着平和的慢長的聲音說。「在抗日的隊伍裏面，認識不認識都是同志咧！家富叔，同志這稱呼比啥都親密，比自己家裏人也親熱得多哇！」

他搖了搖頭。旱煙袋從嘴上拿下來。

「你說那，朝京，在咱老王灘村裏，有誰說過俺王家富一個破字麼？誰不知道俺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？俺到這裏沒過五天，俺可落個「回爐貨」，嗨，當兵的人啊，嗨！……」

他搖着頭，繼續不斷的嘆息，截斷了他的話。他的眼皮重甸甸地拉下來，緊緊的扣着臉面沉默了。

「這可不帶惡意，家富叔！」我解釋着。「在同志們可只是爲的開開玩

笑，跟咱村上叫這個混號不是一個意思咧。」

「隨便說吧。」他來不及拿掉嘴上的旱煙袋，牙齒縫裏急急的透出模糊不清的聲音。「俺不管當兵做莊稼，俺可總是守本份。只有那些浪哩浪當的人，才真該回爐燒二火咧！不是麼？沒有正經心眼的人，才真該回爐燒燒咧！」

「擔在我身上，家富叔！」我想不起更好的話向他解釋，「這可真不是罵人話，難道你連我也不信麼？」

「嗨，不怨你，朝京，不過誰有心罵俺，就是罵他自己，罵他的先人哩咧！……」

他抹一把鼻涕抹在牆壁上。無光無神的眼睛閃爍了一陣。頻頻地輕微的搖着頭，他就和往常一樣，坐在牆根底下了。他把軍帽蓋在膝蓋上，兩個眼珠子沉落到懷裏，旱煙袋咬在嘴裏不放了。

他是一個非常沉默的傢伙，而且，近幾年來，在他那深沉的沉默裏面，充

溢着濃厚的傷感。他那鋪滿了一層灰塵的青鬚楂子的大臉經常緊鎖着，拚命的咬着煙袋，吸着煙。他總是孤獨的坐在樹根下或者牆角裏，像打瞌睡似的呆坐半天，他連眼也懶於動一動，或是瞧誰一下子。

在我們老王灘村裏，王家富着實是一個老誠人物，老誠到能嚥着嗓子吃許多虧，也不和誰打架吵嘴，對人又是那麼原始的誠實而坦摯。在過日子上也是一把好手，不用說，對於莊稼活，他是永不會厭倦的「老拿手」。

他對生活，是個十分容易滿足的人。他常常似乎很得意似的對別人說：

「您說咱，咱這少地沒土的人，還敢想啥花門？一天到晚有莊稼活做，一年到頭有稀飯喝，這就算好啦！這咱還算有福氣哩，爲人不能沒個够，不是麼？您說？啥是福氣呢？啥是福呢？……」

「有吃有喝就是福咧。」他每每接着反複的解釋着。眼睛閃爍着生動的滿足的光芒。心滿意足地輕輕咳嗽幾聲，用袖頭擦擦眉頭和嘴角，乾笑得發顫的

聲音又說下去：

「不是麼？人還不是爲的吃飯做活麼？要不是。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有啥意思？所以說麼，這就是一個人的福氣咧，福氣可有個啥大小麼？是不是？……」

他在腳板上磕打幾下煙袋，裝上煙，就沉思地咬着煙袋，慢斯慢斯的吸起來。

「你有牛福。家富叔！你光有做活的福氣。」有一次我生着氣譏笑他說，在我們老王灘村裏，我這類人和王家富總是合不來脾胃的。我看他，恰就是一塊「撕不爛的舊棉套」，他看我，是一個不懂過日子的毛頭小伙子，我們在行事上，說話，幹什麼也都弄不到一塊的。

「有活做還不是福麼？朝京？莊稼人沒有活路做，那還算啥呢？有莊稼活做，就不愁有稀飯喝，莊稼人光怕沒有啥事幹！朝京，……」

他嚙着口乾的聲音說着，歪着頭看着我。乾燥的樹枝似的手拿下他嘴上的

旱煙袋，洋洋得意地向我投了個苦澀的微笑。

「莊稼人沒活做，可不算是莊稼人啦！喝稀飯可也沒個指望哩！」

「你說那，家富叔！前年你忙了一年，卻得了些啥東西？你忘掉「小新發戶」把你的糧食逼個淨光麼？去年你忙了一年，可又剩了多少糧食？不是連冬天你想做個小買賣的本錢也沒有剩住嗎？這算是啥好福氣麼？這？」

他悲哀地嘆着氣，搖了搖頭。他好像很惱恨我，他那強硬的然而充滿了哀憐的目光憤憤盯我幾眼，結實的扣住臉面，不說話了。

王家富和我們每個人一樣，無聲無嗅的，默默地生活着。——日月輪轉着。莊稼收穫了又播種，播種了又收割，時光就恍恍惚惚地走掉了。……

在他——王家富那平靜的，自以為滿足的日子裏，他的大女兒梅姣長大了，來了，他三十八歲那年，——去年年尾上，他的老婆又生了個男孩子石狼，這件事，正像絃琴的播棒一樣播動着他的心絃，他心的深處堆湧着小小的聽

不見的古玩的聲音。

王家富那不能控制的內心的喜悅，劃破他的沉默而隱藏着憂鬱的大臉。微笑的紋路，像一條一條爬動的蟲子一般，爬滿了他那鬚楂子永遠黏結着灰塵的臉部。

他好像枯萎的野草遇到了溫暖似的，一身掛滿了生氣。

「這可就算個家啦！」他脹裂着兩頰鬚楂子笑着。在碎瓦片上磕打着煙袋說。「不是麼？有老有少才算成個家，有了小孩子，大人做活才會有心勁，大人心裏也有個指望，勞碌一輩子可也不算冤呐！……」

「您有福咧，家富夥計！」「小新發戶」底老長工嬉皮笑臉地抓着鬚子，旱煙袋打在肩膀上去，帶着預備走開的樣子說：「您老婆可會摸你的心啊，真知道你的心眼咧！……」

「不是那，麥忙夥計！」他的煙袋嗤嗤的響着聲音，兩道青煙從他鼻孔裏

冒出來。「有了小孩子，總算有個靠頭啦，以後可也有了指望啦！不是麼麥忙夥計？……」

「窮指望。」我難耐的在心裏說。看到他那副神氣，我心裏就只想用句話潑他一頭冷水，我說：

「家富叔，這你該再多做點活咧！你該給孩子多置幾畝好地咧！」

他興奮的張大了眼睛，嘴角裏的笑紋微微的打着滾動，乾樹枝的手緊握着旱煙袋劃了一個圈子。

「就是咧，朝京！你說咱一輩子捧個稀飯碗，還得給孩子留個做活的門咧。」

說罷，他像記起了什麼要緊事似的，旱煙袋咬在嘴裏站起來，拍打了一陣屁股，在一股飛揚的塵土裏，他匆匆惶惶地走回家裏去了。

平靜的日子被惡性的風雨捲去了。七月的戰爭到來了。這戰爭像巨大的石

頭投擊在坑裏的死水上面，農村被激盪起來了，人心被激盪起來了。

日子像貧血的心靈似的在微顫着。……

夜裏，——一個恐怖而黑暗的深夜，我和王春喜，王年發去路羅鎮參加游擊隊，我們興奮得粗魯的喘着氣，脚步踏得像奔騰似的。在離開村莊很遠的時候，我們竟然遇見了王家富，他嘴裏咬着煙袋，揹着糞筐，腋下夾着糞勺子；他卻在「拾糞」呢。他沉默着，好像他什麼都不看，等我們走到他的身邊時。我譏笑地問他：

「這年頭還夜裏拾糞麼？」

「呃，呃！白天還有別的活做咧。呵，是您咧，朝京！您們半夜三更到那去呃？」

「想幹游擊隊去！」

我回答着，就向前走了。可是，他模糊的嘆息的聲音，卻是跟着我，在我

的耳朵裏飛舞着：

「嗨，年輕人幹事，總是不穩當！……」

我真沒有想到，五個月以後，他也來參加我們的游擊隊來了，而且，當我最初看見他的時候，我受到了很深的感動。以前我對他的心理，完全被眼前他所給我的印象驅逐了，重新佔據我的心靈的感覺，是我非常同情而且愛他。當我抓住他那粗硬的手時，我的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

那是一個黃昏時分，我們游擊隊昨夜襲擊黃榆關完成任務而撤退到崖口莊，天氣非常寒冷。像是虛胖的病臉的太陽剛剛被峯巒的牙齒咀嚼到口腔裏面。糜爛的血紅的雲塊，在遠處的灰天的邊沿上，不斷地擴展着。……

村莊被巨大的山底陰影掩沒了。黃昏，在村莊，原野，和山林裏默默的走着。冷風打得樹枝淒淒發響。

我正在擦槍。隊長帶着一個顫顫抖抖的莊稼人走進院子裏來。那個人肩膀

上掛着旱煙袋，懷裏抱着用藍布包着的一捲東西，他那臉面燃燒得叫人吃驚。我正在沉靜地觀察他，辨識着他的面影時，他忽然向我的面前走來。

「你不是朝，朝京麼？你？……」

他的聲音使我的心打了一個寒顫。我跳起來抓住他的肩膀，但是我的眼睛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。

「家富叔，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啦？」

他悲傷的搖了搖頭，嘴巴放到胸脯上去。眼淚水注似的索索的向外湧流着。

「唉！別提啦，朝京……」

我被感染得痛苦了。我的一顆心被湧起的一股酸楚浸埋着，我的眼睛也慢慢的潤濕了。我不能說什麼話。我只能把他的肩膀更握緊一些！

我們淒然沉默着。我凝望着他那伸張的打團的頭髮。

同志們一個一個的跳到院子裏來，把我和王家富緊縮在驚得的「包圍圈」裏。這時候，若在以往，同志們是要七嘴八舌的問一通話的，可是現在，那一張一張的同志的臉，被王家富的神情弄得濃濃的陰沉着，嘴唇像臉面一樣扣得緊緊的，誰也沒有一句話好說似的，於是，愕然的沉默佔領了這個大院子。

王家富低着頭，肩膀索索抖動着，眼淚把他的一個脚尖完全浸溼了。

「老鄉！」一個和他同樣年紀的同志，耐不住地抓抓他的肩膀，帶着咽嚥的聲音說。「你可是爲了啥呢？」

他那被眼淚模糊的眼睛望望他，搖着頭嘆了口氣。臉部又埋下去了。他的身子強烈的抖動起來。他的兩腿恐怖似的顫索着。

「你先歇歇去吧，家富叔！」我說。我兩手扶住了他的一條胳膊。「你一定累得不得了咧。」

「不。」他像小孩子一樣強硬的搖擺着他的膀子。「我要見見隊長咧。」

『你剛才跟那個人就是隊長，』我勸解着。『你啥時候都能夠見他，你願意……』

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我們隊長在人圍的外邊就伸着一隻手招呼他：

『王老鄉！你有什麼話，在這兒說吧。』

他扭着脖子，眼睛張得死死的望着我們隊長。他的被淚水割過的臉部，現着一條條灰色的痕跡。他的兩頰的鬍楂子抽跳着，他好像一個冤曲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親一樣嚶嚶的啜泣起來。

『不要過於傷心，王老鄉！我問你，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？』

我告訴了我們隊長關於王家富的家庭情形，隊長問他：

『你的老婆還在家麼？』

『沒有。』他搖搖頭，咽泣着聲音說。

『那末，是叫日本鬼子搶走了麼？』

『不是。』

『是叫日本鬼子殺死了麼？』

『不是。』

隊長微微的困苦的笑一笑，望了望同志們。

『那末，你的女兒是叫日本……』

『哈？俺梅姣，……』

他抽動着肩尖，放聲大哭起來了。他用那路臂的上部擦了擦鼻子，他的嘴張裂得像一個巨大的瘡口。

『別問他啦，』一個同志說：『他太傷心咧。』

我們隊長彷彿挑起了一絲慘痛的興奮，他扣着那困苦的脸擠進人圈裏來，站在王家富的身邊。

『王老鄉，你家裏人是全被殘害了麼？』